

Cliffside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Discovered
in Central Sichuan for the First Time

四川中部首次发现北朝佛教摩崖造像

雷玉华 Lei Yuhua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 610041

内容提要:

川渝地区除北方入川的古金牛道广元至绵阳段沿线有少量南北朝时期造像外, 其它区域没有发现过更早的窟龕造像。从佛像袈裟、菩萨璎珞等特征来看, 位于四川中部的乐至县圆佛寺第19、20号龕, 应该开凿于北周时期。19号龕旁边一组小龕则开凿于隋至唐代贞观时期。它们证明了北朝时期在道教发源地四川, 远离地方政治文化中心的成都, 且非交通大道旁的丘林地区, 已经有佛教摩崖造像的开凿。这是四川地区佛教传播深入乡村最早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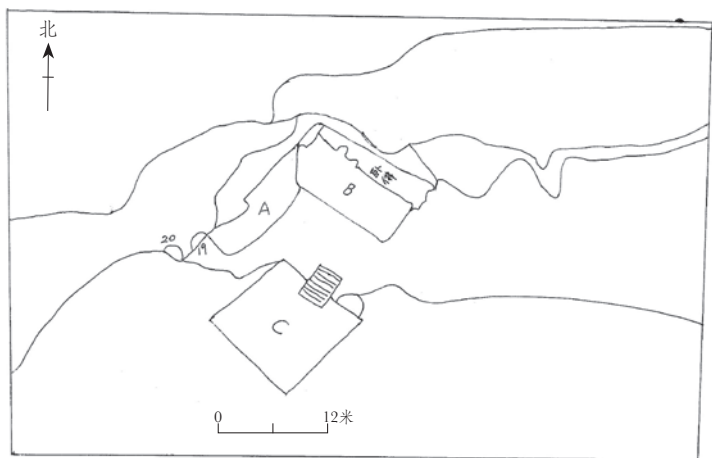
四川中部 北周 佛教造像

Abstract: Apart from a few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ound along the ancient "Golden Ox Road" (a route to enter Sichuan from the north) in the Guangyuan to Mianyang section, no earlier grottoes or sculptures were discovered in other part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Nevertheless, i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caves 19 and 20 at Kunfosi (Sleeping Buddha Monastery), Lezhi county in central Sichuan provi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a's *kasaya* and bodhisattva's jewelled necklaces date these caves to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 group of smaller caves next to cave 19 was carved from the Sui dynasty to the Zhenguan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is discovery has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cliffside Buddhist sculpture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Sichuan - the place of origin of religious Daoism. The hilly area where these caves have been found was neither close to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entre of Chengdu nor located nearby traffic routes. These Buddhist sculptures are the earliest physical examples about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Sichuan's rural areas.

Key Words: Central Sichuan provinc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uddhist sculpture



图一 晒佛寺全景



图二 晒佛寺平面图

川渝地区的摩崖造像是中国晚期佛教石窟寺的集大成者，近年来倍受学界关注。除了北方入川的古金牛道广元至绵阳段沿线有少量南北朝时期造像外^[1]，川渝地区其它区域的造像绝大多数始凿于唐代，有少量雕刻于隋代，从来没有发现过更早的窟龕造像。

近年在成都市龙泉区北周文王碑旁确定了一龕北周造像，是为四川西部最早的一龕摩崖造像^[2]。

川渝腹地的资阳境内大部分为唐至宋代造像。从文物管理部门的档案资料以及已公布的考古调查资料看，此前川渝地区中部发现最早的造像开凿于唐代，虽然有些介绍性的文献说始凿于南北朝时期，但一直没有发现实物。2007年秋季，我们曾对资阳市境内的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进行过调查，当时在乐至县晒佛寺发现一龕造像，风格独特，与南朝造像和隋、唐及以后造像都不相同，我们认为有南朝造像遗风，但未敢确定其年代。后来在《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3]《6世纪末7世纪初的四川造像》^[4]等文中，将它定为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造像，认为是四川中部最早的摩崖造像。2020年4月，我们对晒佛寺保护性设施进行考古调查时，再次考察了这龕造像，认为它雕刻于北周时期，是目前所见川渝中、东部

地区最早的一龕造像。

一 乐至晒佛寺的北朝造像

晒佛寺摩崖造像是成渝走廊石窟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乐至县东南方，距县城约 22 公里，所在山崖属资阳市乐至县回澜镇川主庙村 5 组，系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龕像大都开凿于唐代。造像主要分布于山顶一个曲尺形崖面上，曲尺转折点朝北，转折点两边的山崖分别呈东北—西南向、西北—东南向，两面崖壁形成一个 90 度夹角，造像



图三 晒佛寺20号龕全景



图四 晒佛寺20号龕主尊

分布在曲尺形山崖的内侧。现存的保护性木构建筑随崖壁呈曲尺形(图一)。我们将东北—西南向的山崖编为A区,西北—东南向编为B区,两面崖壁上现存35龕造像。崖前有一块平地,编为C区。经过C区上阶梯进入B区,C区北面也有一龕造像。B区崖面朝向西南,A区崖面朝向东南。文物管理部门的造像编号从B区开始,经A区低处,至A区高处结束(图二)。

A区崖壁西南端向北形成一个转折,20号龕位于转折处外侧,从现存残痕看,应该是一个圆拱形龕,龕外立面风化残损严重,形成很多碎石块,龕右壁及底部崩塌(图三—图六)。龕内底部有一级台阶,台阶上置横长方形座,座上造一尊等身倚坐佛像,头残,有浅

刻的头光，肩部宽平，胸部平直。披袒右袈裟，但有一小片从后面稍稍覆在右肩上，右侧下摆从背后经右腋下绕搭至左肘上，下摆自右膝至左肘内侧形成一片圆弧覆住右膝，露出禅裙；胸腹前露出双领下垂式中层衣，中层衣系带在胸前结成十字形，结带两端平行垂至两小腿之间，带端呈三角形，每个角上装饰一个圆球。搭肘的袈裟前面露出平直下垂的内裙。双手均残，从残痕看，左手在膝上方不远，从位置上看似为与愿印，右手肘部比较低，应该不是上举姿势，结合左手姿势，很可能是右手抚膝。双膝分开，虽然裙摆不是很贴体，仍然可以隐隐看出大腿与裆部形成的V字形轮廓。右侧龕口一尊菩萨像立于高座上，右手举胸侧，左手垂体侧握帛带，虽风化残损严重，还是能看出左手腕上的双环形手镯、身体右侧



图五 饰米穗状大璎珞的晒佛寺20号龕菩萨像

垂下的两条粗大的长璎珞。对比北周时期的菩萨像，可以看出这两条粗大的长璎珞正是北周时期流行的玉米穗状大璎珞（图七、图八^[5]）。菩萨像座前有一身力士状小人像，面朝龕外，残损严重；裸上身，左腿弯屈用力向前跨出，左手置左腿上，残，右手用力上举，从肩至腹绕一道粗大的璎珞，左脚下有一头兽。

第20龕主尊袒右覆肩式袈裟，内衣带结十字形结、带端各有三个圆球形装饰等特征，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梁的造像中着双领下垂汉式袈裟的佛像有很多相似处（图九）^[6]。20号龕主尊袈裟下摆虽然比较宽大，但又不像万佛寺南朝佛像那样层层叠叠悬垂座前或者



图六 晒佛寺20号龕菩萨像座旁持玉米穗状璎珞小人像



图七 碑林博物馆藏饰玉米穗状大瓔珞北周菩萨像



图八 西安市博物馆藏北周菩萨像



图九 结带上饰三个圆球的成都万佛寺南朝佛像



图一〇 成都万佛寺出土背屏式梁中期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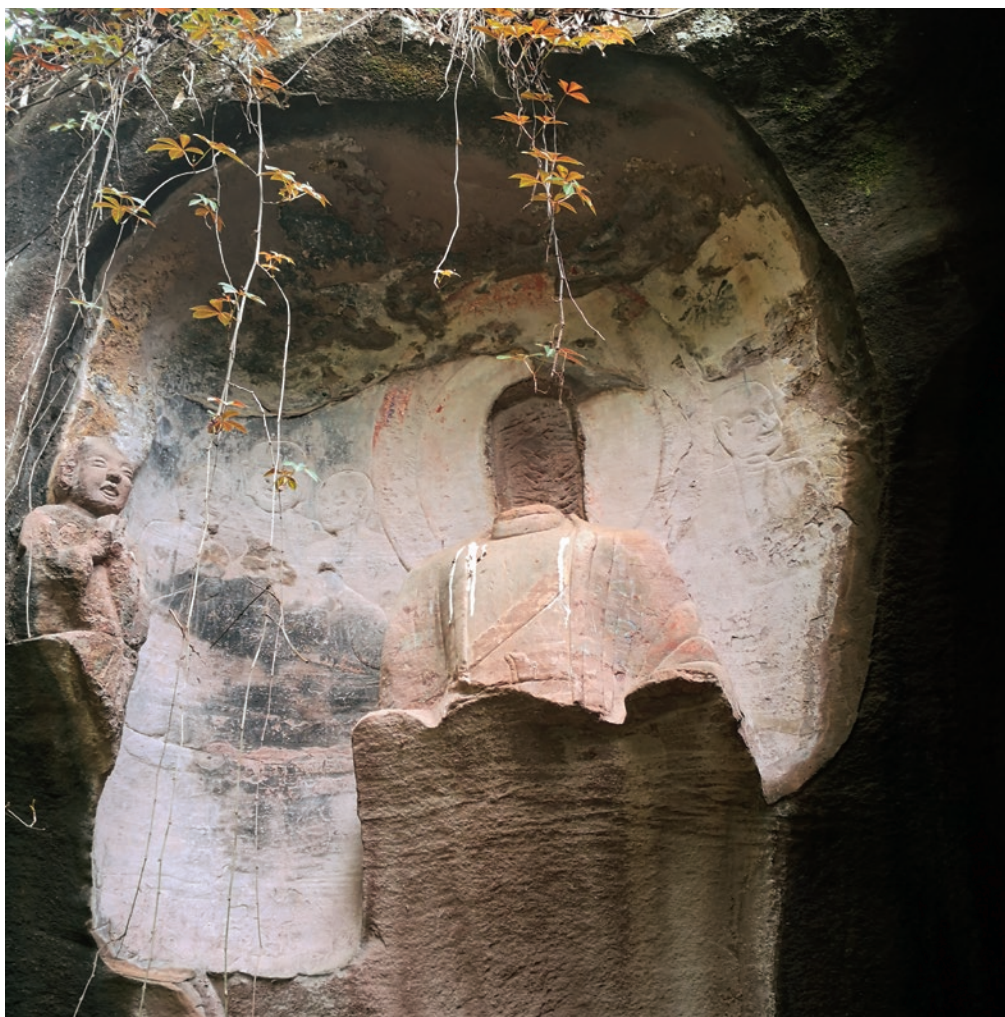
下摆向两边飘起，而是比较自然地垂下，这种自然下垂的下摆方式在成都南朝造像中最早约出现于6世纪中期，为南朝梁末、北周造像的特点^[7]（图一〇^[8]）。同时，龕内仅存的一尊菩萨像虽风化比较严重，但是右侧两条由多串珠子缠绕成的玉米穗状大瓔珞还看得比较清



图一一 成都同仁路出土重环珞装饰的北周菩萨像



图一二 邺城出土的北齐倚坐佛像



图一三 晒佛寺19号龕全景



图一四 晒佛寺19号龕右侧线刻弟子像

楚。这种注重珠宝璎珞装饰的菩萨像是北朝晚期造像的一个特点(图七、图八),6世纪中期也出现在成都的北周造像中^[9](图一一^[10]),至隋代有的地区造像中仍然流行。但是在四川,隋代菩萨像的长串璎珞变得稍细而繁复,到唐贞观时期变得更细;而四川隋代与初唐的佛像也不会像成都南朝梁时期造像及晒佛寺第20号龕内这尊像一样内衣带上饰三个圆球,结十字形结的内衣带长长垂在衣外。同时,双膝分开,大腿与裆部形成V字形轮廓的佛像也已出现在同期的邛城北齐造像中(图一二^[11]),而此特征是下一个时期,即唐代长安模式佛



图一五 晒佛寺19号龕左侧线刻弟子像



图一六 晒佛寺19号龕右侧小沙弥像

(图一五), 左侧龕口有一身接近圆雕的小沙弥像, 侧身面向主尊, 身体向前, 躬身而立(图一六)。现存的5尊线刻僧像都很清瘦, 多深目高鼻, 但颈部出现了肉线纹。右侧三尊线刻僧像似作交谈状, 最外侧者为老年形象, 额头上有皱纹, 高颧骨, 颈部青筋突起, 与隋唐时期四川摩崖造像雕刻中流行的迦叶形象相似, 只是更清瘦; 中间者头呈正圆形, 方面大耳, 表现的是青年僧人的形象; 左侧者高鼻粗眉, 侧身向中间者做交流状。成都南朝造像主尊旁肋侍弟子像最早出现的时候多雕刻得很浅, 平面突出的高度比主尊及菩萨像低很多, 后来才全部雕刻成与主尊及菩萨像一样的高浮雕形式。摩崖造像中主尊高浮雕, 肋侍弟子像用线刻的样式, 正是这种早期特征的表现。四川巴中西龕等早期摩崖造像龕中的弟子像虽然不是线刻, 但也是很浅的浮雕, 这说明是四川摩崖造像早期雕刻的一个特点。结合龕形、主尊袈裟样式以及线刻僧像清瘦的形象等特点, 推测第19号与20号龕的开凿时间应该接近。若是, 则第19号龕是目前川渝地区所见最早的佛像旁边出现弟子群像的摩崖造像, 也是最早表现出老年弟子形象的摩崖造像龕。

二 乐至晒佛寺的其它造像

虽然乐至晒佛寺现存35龕造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除了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外, 尚没有做过专门调查, 造像的基本情况并不清楚。文物管理部门的四有档案中认为此处造像开凿于唐、宋时期, 主要的卧佛造像雕刻于唐末宋初。

像的特点之一^[12]。根据目前对成都出土南北朝造像的研究, 从主尊袈裟及系带样式来看, 可以推测这龕造像开凿于北周时期, 是目前所见川渝中、东部地区最早的一龕摩崖造像, 也是川渝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尊倚坐弥勒佛像。

第20号右侧的第19号龕位于崖壁高处, 与20号龕龕型相同, 龕底部崩塌。龕内主尊亦为等身像, 头部被盗, 下半身无存, 但可以看出是一尊着双领下垂汉式袈裟的坐佛像, 内衣结带呈十字形, 与第20号主尊很相似(图一三)。主尊两侧浅刻出几身站立的僧像, 右侧可见残存2身(图一四), 左侧可清楚见到3身

仔细观察,乐至晒佛寺现存的造像其实开始雕刻的时间比较早。除前述第19、20号龕可能开凿于北周时期之外,19号龕北侧(左侧)有一组小龕(第15-18号龕),虽然比较残破,但是龕内造像都有高高的座,龕边有珠宝、联珠纹与卷草装饰(图一七)。这些特征与四川绵阳西山观等地有纪年的隋至唐初贞观时期的小龕一致,也与我们归纳的四川地区6世纪末7世纪初的摩崖造像特征相符^[13],应该雕刻于这一时期。从这些残破的龕像可以看出,B区南段是这里最早开始开龕造像的区域,目前这一区域所见龕像均符合北周至唐初贞观



图一七 晒佛寺17号龕局部(隋至唐贞观)



图一八 晒佛寺B区局部(千佛与十佛龕)

时期四川摩崖造像的特点。其它造像虽经过现代修补装彩,但破坏较严重。不过,从造像的风格仍然可以看出,除了一尊观音立像外,全部都开凿于唐代。

A区的最高处有一龕约雕刻于8世纪后半叶的菩提瑞像,风化比较严重。菩提瑞像下方有千佛、弥勒佛、十佛、释迦说法像等内容(图一八)。B区接近A区交界处的上方崖壁高处有一通高大的唐碑,螭首龟座,方形碑身,但文字已不可识读。碑下方,整个B区是一尊巨大的涅槃像,晒佛寺由此得名^[14]。佛头西脚东,右侧而卧,现存像长10.5米,头长2.1米,螺发。卧佛与上下及两端的造像全部经过现代修补装彩,已经面目全非了。

综上所述,乐至晒佛寺摩崖造像虽保存状况不好,但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佛教由产生到初传都是在上层社会,因此早期佛教遗迹都是在有上层人士活动的各个国家首都或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及其附近,或者在城市之间的大道旁,传至乡村的过程比较长,在道教发源地的四川地区尤其如此。乐至晒佛寺明确证实北朝时期,在远离地方政治文化中心的成都,且非交通大道旁的四川中部丘林地区已经有佛教的摩崖造像开凿;也证明在南北朝时期的四川地区,城市之外已然有佛教传播。这是四川地区佛教传播深入乡村最早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川渝地区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保护性设施的考古学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9XKG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 迄今为止,川渝地区南北朝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仅见于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剑阁下寺、锦屏山、绵阳平府君阙等几个地点。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当地文物部门曾报告阆中石室观发现有南朝佛教摩崖造像,但经四川省文物局组织北京大学孙华老师、李崇峰老师及本人到现场核实,发现该处现存造像实为隋唐时期开凿。崖洞内有一方追记石室观历史的题刻碑,文中提及南朝年号,故被调查者认为此处造像始凿于南朝。
- [2] 雷玉华:《成都龙泉区北周文王碑再调查》,《敦煌辑刊》2020年第2期。
- [3] 雷玉华:《四川石窟分区与分期初论》,《南方民族考古》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 [4][13] 王剑平、雷玉华:《6世纪末7世纪初的四川造像》,《成都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 [5] 图七,本人于2018年拍摄自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厅;图八,本人于2018年拍摄自西安市博物馆展厅。
- [6] 图九,本人于2013年拍摄自四川省博物院。
- [7][9] 雷玉华:《成都南北朝造像再观察》,《南方民族考古》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8] 图一〇,本人于2013年拍摄自四川省博物院。
- [10] 图一一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江滔提供。
- [11] 图一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何利群提供。
- [12] 冉万里:《唐代代安地区佛教造像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 [14] 四川方言,“晒”即睡觉。

(责任编辑 何志文)